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隱居通議

目録 卷一至三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于鼎

謄録監生臣潘大武

子部十

隱居通議

雜家類三 雜說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隱居通議三十一卷元劉壎撰壎字起潛南豐人書中自稱開慶元年年二十則宋亡之時已年三十六故於宋多內詞然書中又稱至大辛亥為南劍州學官計其年已七十二矣日暮途窮復食元祿而是書乃

以隱居為名殊不可解考其水雲村稿中延祐己未重題梅氏海棠詩有花甲重周人八十之句則壎入元四十四年尚存最為老壽是書當其晚歲退休時所著也凡分十一門理學三卷古賦二卷詩歌七卷文章八卷駢儷三卷經史三卷禮樂造化地理鬼神雜録各一卷其論理學以悟為宗尊陸九淵為正傳而援引朱子以合之至謂朱子後與道士

白玉蟾游好知讀書為徒勞蓋姚江晚年定論之說源出于此皆鄉曲門户之私無庸深辨其經史以下六門考證亦未為精核且多餖飣而鬼神一門尤近于稗官小說惟評詩論文之二十卷則壎生于宋末舊集多存其所稱引之文今多未見其篇帙其所稱引之人亦多莫識其姓名又多備録全篇首尾完具足以補諸家總集之遺如宋璟梅花賦今

惟據田藝蘅留青日札傳鮮于樞所書一篇又據李綱忠定集知原賦已亡綱為補作今觀壎所録知宋元間行于世者乃有二本又如陸游之從韓侂胄以牽于愛妾幼子之故為他書之所未言厲鶚宋詩紀事載李義山詩不能舉其仕履觀壎所記乃知其嘗以江東提刑守池州凡此之類頗足以廣聞見至于論詩論文尤多前輩緒餘皆出于諸家說

部之外于徵文考獻皆為有裨固談藝者所
必録也壎所著水雲村稿世有二本其一本
别題曰泯稿卷帙頗少不知何人刪取是書
三分之一附諸稿末殊為闕畧此為三十一
卷之足本固罕覯之秘笈矣書中間有案語
蓋其後人所附自署其名曰凝考國初有南
豐劉凝字二至嘗撰稽禮辨論韻原表石鼓
文定本三書或即其人歟乾隆四十六年四

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子部十

隱居通議目録

雜家類三 雜說之屬

隱居通議卷一

元　劉壎　撰

理學一

儒者職分

儒者職分不在於作文而在於講學講學不在於章句而在於窮理窮理不在於外求而在於存心

道統遺論

自孟子推明道統見於七篇之末章其後韓文公作原道伊川公序明道皆承其意推明之而皆不能無遺論孟子說見知聞知而武王周公不得與於太公望散宜生之列昌黎論傳道而曾子子思不得續孔子之脈伊川則又謂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千四百年間漢董生唐韓子以至宋周子俱不與焉非遺論歟當考

古人自少力學

一日几間見南豐先生文閱視其上歐陽公書乃慶歷

元年也時年二十三耳其書有曰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上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下又曰嘗自謂於聖人之道有絲髮之見焉周遊當世斐然有扶衰救缺之心非徒嗜皮膚隨波流搴枝葉而已又曰苟得望執事之門而入則聖人之堂奥室家自知可以少分萬一於其間也執事將推仁義之道横天地貫古今則宜取奇偉閎通之士使趨理不避榮辱利害以共爭先王之教於衰滅之中謂執事無意焉某不信也觀先生之志如此是

其少年所學超卓不凡非若新學小生惟務詞章而已且是時濂洛未興而先生之學專向聖域何可得哉同日又閱延平李先生師友問答集有摯見羅仲素先生書其年亦纔二十四耳其書有曰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為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嘗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又曰燭理不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揺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

神不完而智巧襲擇焉而不詳守焉而不博朝夕恐懼不啻饑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又曰聖學中未有見處在佛子中有絶嗜欲捐念想即無往以生心者時相與游亦足以澄汰滓蔵洗滌垢坌妄情乾慧得所休歇言蹤義路有依倚處日用之中不無益也然謂儒者之道可會為一所以窮理盡性治國平天下者舉積諸此非愚則欺衆皆坐某以此而不知某暫引此以為入道之門爾二先生生世不同人品不同然皆以甫踰

弱冠之年便已有志於作聖乃知古人力學自少時已下工夫回思吾儕小人當此年紀不過刻意舉業志求榮達日夕汲汲惟黄册之文是務舉世陷溺相習成風曷嘗有一之志於道哉亦由所師不過如此繆種相承卒誤後學斯時也儻有名師能舉二先生之説開發提警安知不於道有進邪虚老一生晚悔何及熟復二書仰天浩歎要知舍内學而從外務誠不足道

朱陸

乾道淳熙間晦菴先生以義理之學闡於閩象山先生以義理之學行於江西嶽峻杓明珠煇玉潤一時學士大夫雷動風從如在洙泗天下並稱之曰朱陸朱氏之學則主於下學上達必由灑掃應對而馴至於精義入神以為如登山然由山麓而後能造絕頂也故晦菴多著書以開悟學者然象山每不然之議其為支離其鵝湖之詩曰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又曰六經注我者也陸氏之學則主於見性明心不涉箋注訓

詁而直超於髙明光大然晦菴每不然之以為江西之學近於禪晦菴殁其徒大盛其學大明士大夫皆宗其説片言隻字茍合時好則可以擬科取士而象山之學反欝而不彰然當是時雖好尚一致而英偉魁特之士未嘗不私相語曰時好雖若此要之陸學終非朱所及也葢二先生之學不同亦由其資稟之異晦菴則宏毅篤實象山則穎悟超卓是以象山之文亦皆勁健斬截不為纒繞至其游戲翰墨狀物冩景信筆成文往往亦

光晶華麗有文人才士所不能工者誠一世之天才也

論子在川上章

朱文公與門人論子在川上一章曰此是形容道體伊川謂與道為體此一句最妙某嘗為人作觀瀾詞有兩句云觀川流之不息兮悟有本之無窮門人問曰明道謂其要只在謹獨如何先生曰能謹獨則無間斷而其理不窮若不謹獨便有欲來參入裏面便間斷了豈能如川流之意門人又問曰明道云自漢以來諸儒皆不

識此如何曰此事除了孔孟猶是佛老見得些形象譬如畫人一般佛老畫得些模様後來儒者於此全無相着如何不放佗兩箇做大門人曰只為佛老從心起工夫其學雖不是然却有本儒者只從言語文字上做間有知此事是合理會者亦只做一場話說過了所以輸與佛老先生曰彼所謂心上工夫本末是然却勝似儒者多矣朱門師弟子講明此論可謂極至大綱為學必合從天命性上理會起此之謂原頭識得原頭從此下

工則如川流之晝夜不息矣禮記論祭河海曰或原也或委也此謂務本亦是見得此意佛老俱是畧識原頭然亦未可為真識也

工夫熟中出

文公曰書所以維持此心若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此語甚當又曰工夫自熟中出又曰只是熟便自會先生於熟之一字屢言之不一言之

水心論朱陸

水心文集中稱朱文公或曰新安先生朱公或曰朱公元晦又嘗滕章為文公力辨林黄中之劾其於陳止齋吕東萊亦屢稱之獨不及於象山心嘗疑焉以為此時號為儒宗者有四曰朱張吕陸何獨見遺惟於胡崇禮墓誌中一寓其辭曰朱元晦吕伯恭以道學教閩浙士有陸子静後出號稱徑要簡捷諸生或立語已感動悟入矣以故越人為其學尤衆雨併笠夜續燈聚崇禮之家皆澂坐内觀以上皆水心語然無靳詞似亦有取於

陸者特謂之後出則非嘗覩象山與晦菴往來書俱各稱兄及勉東萊勿於喪服中聚徒講授書中言詞峻切止如平交陳止齋專書致幣於象山勤矣而回書亦惟稱止齋曰兄止齋之於水心蓋前輩也象山視如平交則不得謂之後出矣水心輕視竊所未喻

朱張呂陸

性學之肇興也以周張二程為宗其繼威也以朱張呂陸為宗然當時水心文字實未嘗合而言之荆谿吳公

子良師事水心持節江右日為隆興府學作三賢堂記有曰道公溥不可以專門私學深遠不可以方册既貫羣聖賢之旨可以會一身心之妙充一身心之妙可以補羣聖賢之遺孰為異孰為同哉合朱張呂陸之說溯而約之於周張二程合周張二程之說溯而約之於顔曾思孟合顔曾思孟之說溯而約之於孔子則孔子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孔子之學即皐益伊尹傅箕周召之學百聖而一人萬世而一時尚何彼此戶庭之

別哉以上皆荆谿公記中語予初疑水心或有不滿於象山令其高第弟子一筆貫通即平日師友授受必有確論其為此決定語而刻之金石者殆出於師說也亦可見其心矣

魏益之悟入

水心公志陳叔向之墓有曰君既與魏益之游每恨志慮昏而無所明記憶煩而不足賴益之因教以盡棄所懷獨立於物之初未久忽大悟洪纖小大高下曲直皆

彷彿若有見焉自是以斯道歸益之且疑呂伯恭讀書徒多朱元晦修方不潦時呂公已下世矣朱公雖論未合然重其讜直無隱士有比君所者必使往從之曰可以寡過也昔孔子稱憤悱啓發舉一反三而孟子亦言充其四端至於能保四海往往近於今之所謂悟者然仁必有方道必有等未有一造而盡獲也一造而盡獲莊佛氏之妄也叔向揞包蒙之梏游於廣大而常自言用功益難進道逾遠古人今人皆未可輕議其勵志勇

猛蓋不以悟自足也而益之不然獨守其悟而百聖之戶庭虛矣然則叔向之所以異於其師者益之未暇詳也以上皆志中語予嘗記乾淳間有䰄拔之者嘗以直諫膺主眷而未知益之名諱爵里與夫所學傳承也夫以悟為則固未足以盡道然誠妙悟則亦幾於見道矣朗徹澂瑩纖翳不留高出萬象之表與太初鄰其視蘊頭故紙迷溺訓詁而卒無益于自得者不差勝乎水心之論雖有抑揚顧窺其微旨則亦有取豈非泥於時好

艱於顯露亦正言似反者歟不然則讀書徒多修方不療二語正當斥絶豈宜表而出之邪或謂此語蓋有激而云然亦至論

論悟

前段所載陳叔向受教於魏益之未久大悟而洪纖高下皆若彷彿有見者此事甚奇不知所謂彷彿有見者何也佛家謂阿那佛具天眼一通能觀大千世界如掌中果舍利佛智慧第一觀人根器至八千大劫仙家亦

嘗曰我向大羅觀世界世界猶如指掌大雖二教之說誕幻無實然參究互考亦惟一悟耳儒家所以諱言悟者惡其近禪且謂學有等級不容一蹴而到聖處也故必敬義夾持必知行並進必由知止而進於能得必由下學而造於上達必由善信美大而入於聖神雖高明而本乎中庸此其序也故不以悟為主然前輩又有謂人患不入悟境耳果能妙悟則一理徹萬理融所謂等級固在其間蓋一通而萬畢也此論未知當否昔嘗聞

老儒李伯煥與予言金谿有傅先生號琴山親承象山先生學問甚高生徒日衆日夕講論不倦鄰有一染匠常往聽講久之忽大悟曰元來世間道理如此自是聰明開豁遂能詩文不復為匠琴山從而作成之觀此豈亦魏益之之學歟惜予生晚不及見諸賢而參請也近於九月間客洪城遇北人曰東門老於宋庭實家蓋學道之士也衣履如道人談論娓娓自言出家從師久而無獲一日師令往某處正雪中既寒且饑因結屨忽有

悟則見天地萬物洪纖曲直如清淨琉璃無不洞徹自此了無滯礙其亦䰟益之之學歟予甚欲究詰之顧初見未能驟說欲再叩明日乃聞飄然往臨江矣洪人謂東門老乃大徹大悟者惜不及竟其蘊也話間極取程朱二先生之學又曰聖人之道本是渾全朱晦菴先生說得破碎令人不信孔子之說却信朱說安能見道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只一便了曾子添箇忠信已多後來千言萬語脚下注脚去道逾遠至謂有天之忠恕聖人

之忠恕學者之忠恕尤大穿鑿其論如此又謂人當理會心學如作詩作文多是説謊

論悟二

兒童初學蒙昧未開故瞢然無知及既得師啓蒙便能讀書認字馴至長而能文端由此始即悟之謂也然此却止是一重粗皮特悟之小者耳學道之士剥去幾重然後逗徹精深謂之妙悟釋氏所謂慧覺所謂六通儒家所諱言也世之未悟者正如身坐窓内為紙所隔故

不睹窗外之竟及其點破一竅眼力穿逗便見得窗外山川之高遠風月之清明天地之廣大人物之錯雜萬象横成舉無遁形所爭惟一膜之隔是之謂悟而儒家不言者懼其淪於虚寂不合於帝王之大經大法而無以成天下之務也惟禪學以悟為則於是有曰頓宗有曰教門别傳不立文字有曰一超直入如來地有曰一棒一喝有曰聞驚悟道有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既入妙悟謂之本地風光謂之到家謂之敵生死而老莊氏

亦有所謂致虛極守靜篤虛室生白宇定光發皆悟之義儒家之學亦有近之者顔之如愚獨樂曾之浴沂詠歸孟子之自得大學之自明以至如濂溪之庭草不除明道之前川花柳横渠所謂聞悟亦悟之義水心又提出憤悱舉隅興夫四端四海諸說以為近悟是邪非與

論悟三

前段嘗疑陳叔向因悟有見之為異今觀晦翁作存齋記有曰人所以位天地之中為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

然心之爲體不可以聞見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此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存之道也如是而存存存而久久而孰爲之體必將瞭然有見於參倚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矣詳此記則大意與釋氏之說合而所謂瞭然有見者非悟也夫

佛學主悟

水心作宗記序述永嘉鮑壄刪擇禪宗要語定著百篇

有曰予嘗問埜儒之於佛強者愠弱者眩皆莫之晚子以何道知之埜曰無道也悟而已矣其為是宗者亦曰無道也悟而已矣予聞而逾悲夫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故曰亦可以弗畔矣夫今悟而遂畔之庸知非迷之大乎雖然考之於其書則信悟矣觀此序則水心固未嘗以佛家之悟為是也

徐侍郎悟學

徐侍郎諱誼字子宜乾道進士由池州教授歴清要

歷事孝光寧三宗入為刑部侍郎出為寶謨閣待制江淮制置使移鎮隆興府而卒中忤韓侂胄貶南安軍移袁婺州流落十年而後得釋水心志其墓有曰諸儒雖爭為性命之學然而固滯於語言播流於篇末多茫昧景響而已及公以悟為宗懸解昭徹近取日用之内為學者開示修證所緣至於形廢心死神視氣聽如靜中震霆冥外朗日無不洗然自以為有得也參玩茲語似亦近禪而當時諸儒學術亦因可見條公卒於嘉定初

元時閩浙諸老存者寡矣

李牧坡悟入

盱江李子原諱溥自號牧坡甞從克堂包先生學公曰何必遠求子之鄰有利公文伯者即子之師也子原信而就學焉利公舉學習而說克己為仁以叩之未契也忘寢食而反求者數月一日渙然有省自是磊磊落落軒豁呈露無秋毫凝滞吟風弄月撫掌抱膝笑歌自若休休其心欣欣有喜如口之於芻豢常有餘味蓋其所

好既得所說益深自命曰牧志其所自養也自養者厚而其證驗有不可掩於外者如此淳祐癸卯歲年七十有七悠然而逝宏齋包文肅公志而銘之曰志道於遠得師於鄰一覺之後一好之神蓋以表其有悟也觀此則牧坡之渙然有省其亦陳叔向之忽然有悟者乎

黄仲山言性

越之新昌黄仲山名仁靜有子名度登朝顯宦累封仲山至朝奉大夫賜服金紫年八十七開禧元年八月卒

自言見性命真處如水中鹽味非無如有其說深矣嘗與陳君舉傅良縱論夜分君舉名善辨不能窮詰曰此非師授而得也病中嘗曰除世俗塵事易除心中情想難吾用力於此久矣然葉脫枝生不知其幾今真斷矣故樂也臨絶視度而笑度指其心曰得非能於此洞然乎公應曰然遂歿以上載水心志中詳其為人豈亦融會儒釋之學者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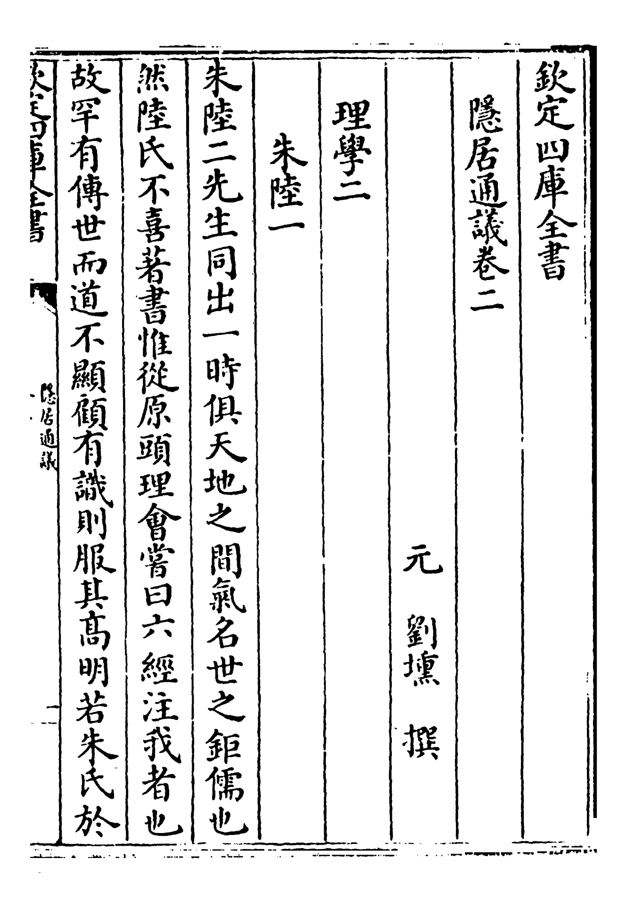
水心論佛學

云余在荆州無吏責讀浮屠書盡數千卷於其義類粗若該涉夫西戎僻阻無有忠信禮義之教彼浮屠者直以人身喜怒哀樂之間披析觧剥别其真妄究其始終為聖狂賢不肖之分蓋世外奇偉廣博之論也與中國之學較然殊異豈可同哉世儒不知淺深猥欲强為攘斥其於道鮮矣蜀人范東叔自云在學省時晨朝必讀楞嚴陳君舉與鄰省問念佛者誰東叔拱而後對君舉戲曰吾以為老兵所課爾東叔言誦此書三十年矣予

問東叔楞嚴要義安在東叔沉思久之曰如雞條鳴顧瞻東方已有精色此是逼撲到緊切處也予聞而歎息夫不讀者固不能知而讀者知之止於如是以上皆水心先生語味其旨若嶄之者又嘗稱天台端信師兼習諸宗性義融徹詞辯蠭起援據今古中其機要咸曰信書厨不可與爭也闔戶長年人莫識面惟教其徒令速趨西方空寂以此自終予每病學佛者徒守一悟而不知悟本或外示超俗而實墮俗紛若師庶幾免矣觀此

論則先生所指悟本者未知何在先生以荆州讀佛書有見告之文公文公答之曰此殊可駭不謂正則乃作如此語話中間得君舉書亦深以正則講究辨切為不然此無他只是自家不曾見得親切端的不容有毫釐之差處故作此見耳又曰若見得道理分明便無事然決不暇讀佛書若偶讀之亦須便見得其亂道誤人處愈親切不至為此言矣

隱居通議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隱居通議卷二

元　劉壎　撰

理學二

朱陸一

朱陸二先生同出一時俱天地之間氣名世之鉅儒也然陸氏不喜著書惟從原頭理會嘗曰六經注我者也故罕有傳世而道不顯顧有識則服其髙明若朱氏於

書極下工夫如四書集注如詩易傳如綱目如家禮如小學書如楚辭注如言行録之類非文公疲精竭力更千百年終至滲晦今使學者蒙頼啓廸洗凡破陋則此數書者誠足以補前古之缺也至晚年則亦悔注釋有詩曰書册𦼮頭無了日不如抛却去尋春其意可見矣公於象山殊加敬嘗曰安得似陸子靜堂堂自在又曰子靜底是髙只是下面空疏無物事承當伯恭甚低如何似得佗又曰江南未有人如子靜八字著脚又曰吾

儒頭緒多思量著令人頭痛似陸子靜樣不立文字也
是省事又曰陸子靜楊敬仲自是十分好人文公之言
如此可見不分同異鵝湖之集易簡支離之詩文公不
以為忤後來一等抑揚過當殆不可信蓋亦門人弟子
有分朋植黨挾私取勝者其實二先生未嘗立異也善
乎象山之言曰建安也無朱元晦青田也無陸子靜偉
哉言乎大公至正可以一洗蟲鼠之陋見矣又曰四方
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

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南西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其言恢廓髙明如此或者猶校江閩學術異同豈不大可鄙笑哉

朱陸二

予又見文公答南軒書有曰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只是廢講學而務踐履却於踐履中要人提撕省察悟

得本心此為病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則實有以過人答東萊有曰子静約秋凉來游廬阜但恐此時已換却主人耳渠兄弟今日豈易得與劉子澂書有曰子静一味是禪却無許多功利術數目下收斂得學者身心不為無力答陳膚仲有曰陸學雖有似禪處然婺州朋友却專事閙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工夫答滕德章有曰陸丈教人於收斂學者散亂身心甚有功然講學趨向亦不可緩要當兩進乃佳答林擇之有曰陸子壽

兄弟近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皆好氣象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與吳茂實有曰陸學却是先於情性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答項平父有曰子思以來教人之法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生所論却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為陸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不細某自覺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

為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答孫敬父有曰陸學於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而其徒傳習多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間者觀文公之言平心服善如此何嘗如後來學者抑揚毀譽之過實哉當其議論紛紜本非真有定見往往挾私護局而已文公答諸葛成之有曰來諭有疑於子靜然子靜平日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義理天下

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盡同正當虚心平氣相與熟講徐究以歸於是而向來講論之際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長幼之節禮遜之容蓋嘗竊笑以為正使真是仇敵亦何至此然觀諸賢之氣方感未可遽以片詞取信故黙不言是文公無恙時一等狂生已敢如此至煩老先生之諄諄況於世無大宗師則此輩何憚而不縱其狂誕邪予近在閩中聞泉州有一士獨宗陸恨不獲識後識三山張尚友心甚向陸

且愛荊公祠堂記謂不可及因言文公筆下泥滯亦可謂不私其鄉者又說潭經界事

朱陸三

文公嘗謂陸學近禪然其答黄子耕有曰格物致知只是窮理聖賢欲為學者說盡曲折故立此名字令人反為名字所惑生出重重障礙添枝接葉無有了期若能認取本意而於其中肴得許多曲折分明便依此實下工夫方見得許多名字虛假並皆脫離而其工夫却無

欠缺矣此即釋氏名相之說又答李叔文有曰求放心不須注觧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即久久自見功效此亦釋氏之說恐不可専指陸學為禪也大槩性命之學不能不與禪相近故伊川謂儒釋深處只爭杪忽晦翁承其說亦謂大亂真而彌近理也其闢之者則大儒衛道職當然耳晦翁又議陸不講學象山云人謂某不令人讀書何嘗不教人讀只是讀得別耳其時晦翁答吕子約則曰程子言心要常在腔子裏今

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書冊上更不知有已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書何益答石子餘又曰學者只就冊子上鑽却不就本原理會只成議論文字與自家身心全無交涉詳味此言又似與議陸者相矛盾也

永嘉之學

初周恭叔首聞程吕氏微言放新經黜舊疏挈其儔倫退而自求是千載之已絶霍然如醉忽醒夢方覺也頗

益哀歌而鄭景望出明見天理心暢氣怡篤信固守言與行應而後知今人之心可印於古人之心故永嘉之學必兢省以禦物欲者周作於前鄭承於後也薛士龍奮發昭曠獨究體統帝王遠大之制叔末寡陋之術不隨毀譽必摭故實如有用我療復之方安在至陳君舉尤號精密民病某政國厭某法銖稱鎰數各到根穴而後知古人之治可措於今人之治矣故永嘉之學必彌綸以通世變者薛經其始陳緯其終也四人鄉之哲人

也此葉氏所著溫州學記之說予按水心公志止齋墓有云從公四十年似有師弟子之分矣而每字之薛尤前輩止齋所師而亦字之未嘗曰先生也然水心行狀止云少詣呂太史不言止齋豈於止齋為平交歟計其行輩即止齋實先達矣謾摭其次第列於後

鄭景望 伯熊宗正少卿　呂伯恭 祖謙

周恭叔 行已祕書省正　鄭景元 伯英隆興癸未第四人秀州僉判紹興三年卒

薛士龍 季宣常州守　陳君舉 傅良乾道八年進士寶謨閣待詔

葉行之 幼學乾道八年進士景元壻

葉正則 適淳熙廷對第二吏部侍郎

合周程歐蘇之裂

永嘉有言洛學起而文字壊此語當有為而發開之雲卧吳先生曰近時水心一家欲合周程歐蘇之裂又言先儒謂歐文粹如金玉又以為有造化在其胷中而未有以道視之者答吳充秀才一書則其知道可見矣南豐說理則精於其師如曰及其心有所得而下二三百

言非所詣之至何以發明透徹東坡雄偉固所不逮伊洛微言或未有過也予詳此言似謂歐曾可以合周程而蘇自成一家未知然否反復紬繹雖以道許六一以說理許南豐終是未曾深入閫域而千載唯以文章許二公也況晦翁詆斥蘇文不遺餘力水心雖欲合之以矯俗然其地位亦只文章家爾終不見其往復講辨如呂陸也晦菴答楊履正有曰世之儒者既大為利祿所決潰於前而文辭組麗之習見聞掇拾之工又日夜有

以滲泄之於其後使其心不復自知道之在是雖欲慕其名而勉為之然其所安終在彼而不在此也詳味此語則文章乃學道家之所棄安可得而合哉

歐公言道不言性

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是性即道也歐陽公答李詡書曰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六經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或專為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論語

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脩身問為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逺此二者戒人慎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謂性率性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惟戒人慎所習與所感而動及所以

率之者爾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今之學者於古聖人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乃好說性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孰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此予之所不暇也故為君子者以修身治人為急而不窮性以為言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言而不究豈畧之哉蓋有意也歐公之於性也其論如此荅吳充論文則曰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

語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於淵泉無不之也又與石公操書亦曰相期在於道爾其或有過而不至於道者乃可以為憂也歐公之於道也其論如此蓋公之意以仁義禮樂為道之實而不欲說性者懼其淪於虛亦其生平惡佛而恐其涉於禪也故曰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當是時道學之說未盛也公固已有憂矣盖自五代極亂之後而入於宋混一諸國中外太平此時世運猶如天地重開咸平景

德以來真元會合一番其人物往往篤實渾厚山立河行竭誠盡心惟務修實德行實政至慶歷嘉祐若少殺而猶未衰一主於實故不為無用之空言也而或者又曰性學不明佗復何說夫子之罕言弟子之不問亦由人性上無容言說故耳楊龜山云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列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内全無見處更說不得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以為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

龜山之論為是

參賜一貫之旨

學未至於聖人未有不滯於所先得而以偏受為患者孔子進參與賜而示之道皆曰吾一以貫之豈非無本末之辨而欲合門人同異之趨哉今觀曾子最後之傳終以籩豆有司之事為可畧是則唯而不悟者自若也子貢平日之媿終以性與天道為不可得聞是則疑而未達者猶在也此水心之新論然二子之言正為學者

而發非二子之造詣也

龍川功名之士

宋乾淳間浙學興推東萊呂氏為宗然前是已有周恭叔鄭景望薛士龍出矣繼是又有陳止齋出有徐子宜葉水心諸公出而龍川陳同父亮則出於其間者也當是時性命之說盛鼓動一世皆為微言高論而以事功為不足道獨龍川俊豪閎擴務建實績其告孝宗有曰今世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而不知

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讐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孝宗極喜其說然亦以是不得自附於道學之流而人惟稱其為功名之士至其雄才壯志橫騖絶出健論縱横氣蓋一世與朱文公往復辨論每書輒傾竭浩蕩河奔海聚而文公亦娓娓焉與之商論蓋一代人物也惜中年後始中科舉為狀元不及仕而死矣予閱其文集宏偉博辨足以立懦而又惜其於道不純故後之品藻人物者不以廁之鄭薛呂

葉之列云

龍川學術

龍川之學尤深於春秋其於理學則以程氏為本嘗采集其遺言為一書以備日覽目曰伊洛正原又集二程横渠所論禮樂法度為一書目曰三先生論事録其辨析西銘平易朗徹見者蘇醒其於論語則曰論語一書非下學之事也學者求其上達之說而不得則取其言之若微妙者玩索之意生見長又從而為之辭曰此精

也彼特其粗耳此所以終身讀之卒墮榛莽之中而猶自謂其有得也夫道之在天下無本末無内外聖人之言烏有舉其一而遺其一者乎舉其一而遺其一是聖人猶與道為二者也然則論語之書若之何而讀之曰用明於内汲汲於下學而求其心之所同然者功深力到則佗日之上達無非今日之下學於是而讀論語之書必知通體而好之矣其說如此則其於理學固用心矣豈徒曰功名之士

龍川議論

儒釋判然兩途而溺者曰其道有吾儒所未及者曰其精微處脗合無間曰儒釋深處所差杪忽爾舉世溺焉而不自知雖知其非者亦如猩猩知酒之將殺已且罵而且飲之也

文以載道也道不在我雖有文直與利口者爭長耳退之原道無媿孟荀終不免以文為本故程氏謂之倒學二十年間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迭相倡和後生小子拾

其說高自譽誇非議前輩謂不足學高者得其機而乘之以為聖人之道盡在於我

往三十間時予初有識知猶記為士者必以文章行義自名居官者必以政事書判自顯各務其實而極其所至自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而尋常爛熟能鮮之人自託於其間以端慤靜深為本以徐行緩語為用務為不可窮測以蓋其所無一藝一能皆以為不足自通於聖人之道於是天下之士始喪其所有不知適從矣為士者

恥言文章行義而曰盡心知性居官者恥言政事書判而曰學道愛人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終於百事不理而已及其徒既衰而昔之熟視不平者合力共攻之無須之禍濫及平人固其所自取而出反之慘乃至此乎

大學之道治國平天下必本於正心誠意而子思之論為天下國家其經有九若既多事矣然而卒曰篤恭而天下平又何簡也

龍川與朱晦翁書

乾淳以來諸賢互相闡究理學大明本領端正規度修飭渾然端厚作世楷惟陳同甫豪縱開擴氣盖一世嘗有書與晦翁其間數語曲盡事理今録於左

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校理於分寸以積累為功以涵養為正睟面盎背則亮於諸儒誠有媿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擴

萬古之心胷如世俗所謂麤塊大臠飽有餘而文不足者自謂差有一日之長

晦菴先生複謚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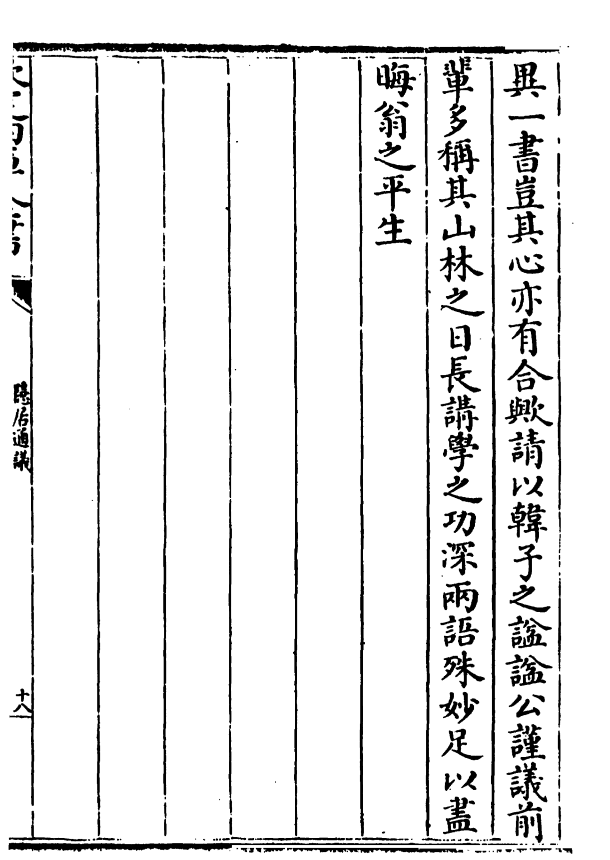
晦菴先生之得謚也太常初議謂宜謚文忠及下考功覆議時退翁劉侍郎彌正以尚書郎官兼考功謂初謚文忠為非請止謚曰文退翁之子曰潛夫即後邨也年甫十七代其父作覆議識者稱其少年而有老筆其後卒以詞華名世今錄其謚議曰謚古也複謚非古也謚

法曰謚生於行者也苟當於行字一足矣奚複哉故侍講米公熹殁於爵未得謚上以公道德可謚下有司議所以謚謹獻議曰六經聖人載道之文也孔子殁獨子思孟軻氏述遺言以持世斯文以是未墜漢諸儒於經始釆掇以資文墨鄭司農王輔嗣輩又老死訓詁謂聖人之心眞在句讀而已涉隋唐間河汾講學已不造聖賢梱域最後韓愈氏出或謂其文近道爾蓋孔氏之道賴子思孟軻而明子思孟軻之死此道幾熄及本朝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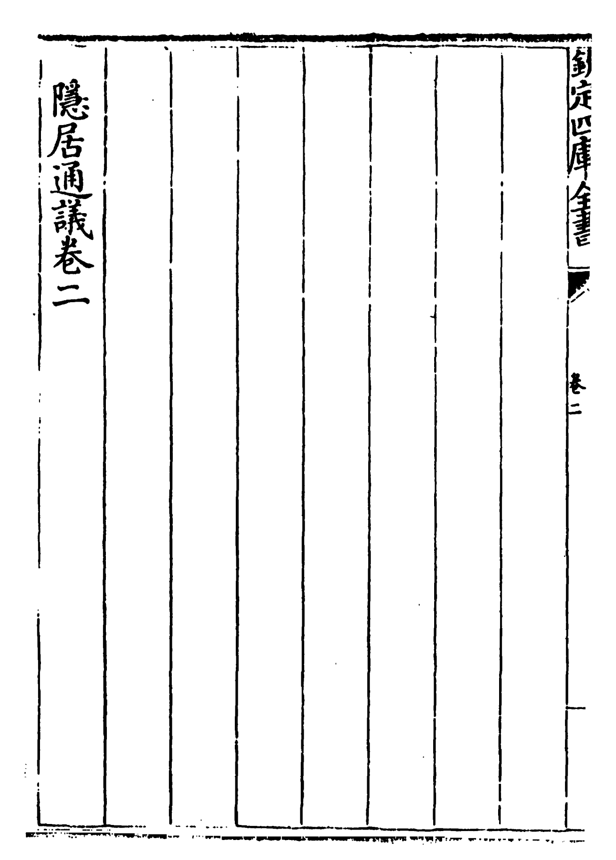
又明濂谿橫渠二程子發其微程氏之徒闡其光至公而聖道粲然矣公持心甚嚴不萌一毫非正之念其於書捨六籍則諸子曲說不得干其思其於道不敢深索也恐入乎幽不敢泛求也恐汨其說讀書初貫穿百氏終也韜以聖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歸約原心於杪忽析理於錙銖采衆說之精而遺其粗集諸儒之粹而去其駁曰醇矣哉孟氏以來可槩見矣公中科第時猶少也薄游徑隐閉門潛思朝廷每以好官名莫能

屈不得已而出惟恐去之不早晚在經筵不能五十日而閒居者四十餘年山林之日長講學之功深也平居與其徒摩切講貫皆道德性命之言忠信孝愛之事由公之學者必行已莊與人信居則安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憂民重名節而審出處合於古而背於時好若此者真公之學也嗚呼師友道喪人各自尊公力扶聖緒本末宏闊而弄筆墨小技者以為迂臞於山澤與世無競而汨沒朝市者以為矯自童至耄動以禮法而跅弛

捐繩墨者姍笑以為誕世嘗以此病孔孟矣公何恨焉
初太常議以文忠謚公按公在朝廷之日無幾正主庇
民之學鬱而不施而著書立言之功大暢於後合文與
忠謚公似矣而非也有功於斯文而謂之文簡矣而實
也本朝歐蘇不得謚文而得之者乃楊大年王介甫介
甫經學不得為醇其事業亦有可恨大年政復文士爾
文乎文乎豈是之謂乎世評韓愈為文人非也原道曰
軻之死不得其傳斯言也程子取之公晚為韓文立考



異一書豈其心亦有合歟請以韓子之謚謚公謹議前
輩多稱其山林之日長講學之功深兩語殊妙足以盡
晦翁之平生



隱居通議卷二

隱居通議卷三

元 劉壎 撰

理學三

莆陽老艾

予少時熟視劉後邨集見其推重艾軒林公甚至且併及其傳者網山樂軒之屬具稱林公或曰老艾予極慨慕其人恨不見其著述也皇慶壬子冬由劍庠捧臺檄

行縣至順昌有教諭林兄玉孫莆人也疑是艾族出示艾軒文集八帙予因借觀而摘取焉

公諱光朝字謙之莆田人年五十始登第仕至中書舍人坐繳奏謝霈然賜出身除御史忤旨失眷改工部侍郎匄外以朝散郎集英殿修撰知婺州尋與祠明年卒年六十五丞相周益公銘其墓公學造深醇所為文奥雅篤厚刊落華腴而宿於理後邨謂其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此則惟知尊敬鄉賢而不自覺其

諛之過也檀弓固三代文章未易輕言而韓亦豈易及誠與韓並驅則何為不與韓並行於世耶大槩真是一博洽之儒醇正之作尤深於經者其蒼勁處非淺學能及

公與龜山之孫楊次山書有云某幼聞李太白石曼卿之為人即踴躍道其事又讀晉書見一樣人物如寒蟬孤潔不入俗調心甚樂之一日對方次雲及六兄談古人如此終是不俗六兄云此數人來孔子之門恐一日

著脚不定某乃悟夫子之門為人物凖的千歲人物要得入此窠巢乃無媿千歲而上有多少豪傑可以共學入道恨不令聞此語陳實管寧元德秀姿稟如許數百年中乃一見又却不聞道此大可惜

又曰不亦說乎說不餒也時習如車輪運轉時此尚未見得如何纔頃刻推不去便覺得前者為說之義起居語默運轉不停此為時習纔一失節則餒矣乃知不餒即為說

又曰忠恕者謂夫子之道乃如是忠恕有足者皆可至也非是以忠恕說一貫忠恕違道不遠要當如是發語耳

又曰有才藻之人纔有一分簡忽氣象要做甚吾夫子謂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即不足觀此語久之乃如一泓秋水鬚眉自見

答人問忠恕而巳矣曰南人偏識荔支奇滋味難言只自知剛被北人來借問香甜兩字且酬伊

荅仁者安仁曰千年古道萬年堤老牯循循不觧迷牧子不知何處在亂山荒草鷓鴣啼

自喻有曰修水佳人白玉闌花前何似妾容顔從來未省傷春意猶自樓頭畫遠山又曰莫怪騷人太顛顛曽聞阿毋語劉郎神僊本自無言說尸觧由來最下方

又云世間惟有榮辱毀譽所不到者為建德之國

艾軒網山樂軒三賢序派

艾軒歿網山嗣業網山卒樂軒嗣焉竹谿又學於樂軒

者也後邨作三先生祠堂記有曰里中前一輩及老艾之門者衆矣然數十年間更相推讓卒以傍邑二士接艾單傳所謂公論在人心者耶網山者月魚林氏名亦之字學可樂軒者橫唐陳氏名藻字元潔俱福清人竹谿姓林氏名希逸字肅翁亦福清人艾軒仕至法從網山樂軒俱死布衣竹谿仕至左史直舍人院出知饒州

竹谿論師傅

竹谿公之師曰樂軒先生陳元潔藻所著有詩筌公為

序之而首及於當時師傳次第曰在昔隆乾間士之師道立浙有東萊呂氏建有晦菴朱氏湘有南軒張氏江西有象山陸氏莆有艾軒林氏皆以道師授並世而立名者也艾軒於時猶為前輩號南夫子獨不喜著書門人又益微黄懐安纫最髙弟最先夭二劉著作正字雖暫顯亦早卒世其學者網山一人再傳樂軒又皆以布衣死艾軒在網山以艾軒名網山在樂軒以網山名近二十年鄉井聞見日陋張呂諸儒以其書在可磔裂欺

世故人能言之言象山者疑信已半至若艾軒姓氏則問之晚少年漫不省樂軒雖得壽後網山死四十年良白窮稾人以為常人矣且面背譏笑不小其文既不適時間出語又驚世駭俗至於今譏笑未已也樂軒卒十年予請於宗伯而祠之或詈或排幾不就役昨之日猶有難予者曰子之師何如人也笑而應之曰人矣乎烏乎長曰奚短哉烏乎學曰奚遺哉以文名乎曰玉質金相春明秋潔絶出羣言探入微賾先生之文若是已名

則吾不知以詩名乎曰洗削穠華完復素樸羣誚鄙俚自謂奇倔先生之詩若是已名則吾不知然則至道矣乎曰玩神遺形甘約保獨傲睨乎鬼神兄巳而弟佛撓挑浮游至死不厭道邪非邪予亦不知也客艴然而去予方追歎未巳蹍甫適以詩筌來覽之泣下遂志諸卷首而系之曰師學之傳豈直以詩詩又不傳學則誰知後千年無人巳而巳而後千年有人留以俟之奈何乎噫門人竹谿林希逸序竹谿此作序次有統紀有樞紐

布置有間架清潤潔整自是作手其述諸儒師授尤有眼目閩中一種議論各尊所聞罕及呂陸而竹谿於此包羅不遺已是特見過於俗學又曰言象山者疑信已半則其見逾卓得非師友平日講貫及是歟惜予生晚不及一見此先生求是正又恨未及其佗文

南軒契合

南軒先生張宣公栻初問學於五峯先生胡明仲宏一見即契合宣公欣然歸語人曰如拔出九泉之下而升

之九霄之上其所得如此想當時必有超世絶俗之論惜不傳也

近道障道

世言王荆公嘗延館一修行僧於家當胸次膠擾時即就僧語語輒釋然一日僧謂公曰相公有近道者一有障道者二公問何也僧曰相公不愛官爵聲色此一事近道者也相公性太躁急又好觀書作文字此二事障道者也公問何時見道僧曰此去更三世不昧正性即

成道矣公為竦然自此後頓寛和亦不復耽書作文臨終灑然而逝人謂其得此僧力未知然否朱文公平生竭盡精力觧注諸書實為後學之益晚與白玉蟾游始悟其徒勞遂賦詩曰書冊䵝頭無了日不如抛却去尋春蓋自悔也其於象山心服以此然則吾徒老不自覺猶䵝没障礙中而不見道是亦知而故犯者矣

論 缺

玉淵劉清叔澂 缺

行也世儒疲精竭力於（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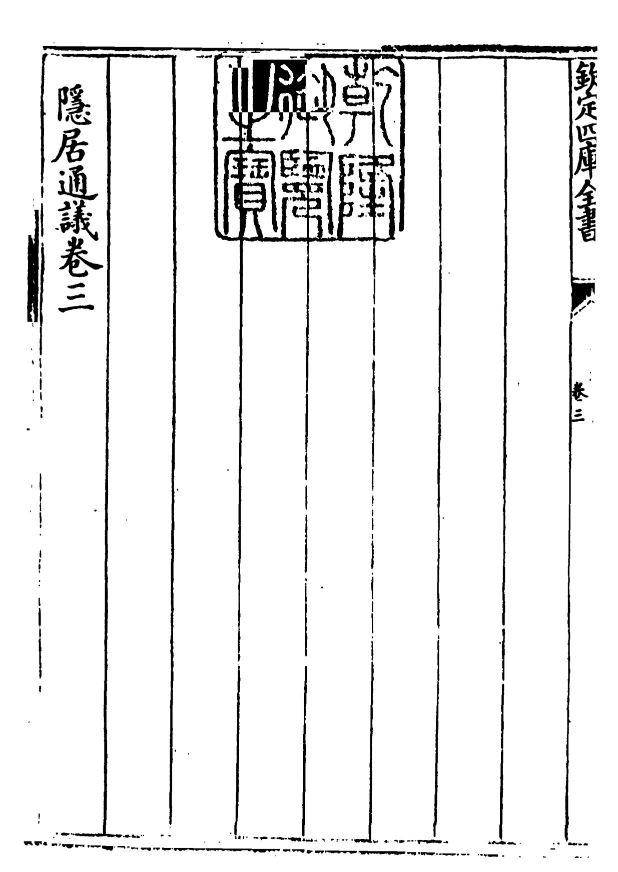
曾潭傅先生講易

曾潭先生傅子淵南城人也出入朱陸間深明理學為衡州教授過白鹿書院時丞相周益公帥長沙小隊奄至乘先生不備請先生升高坐講易先生顧左右得周易正文徑攝衣升坐讀乾讀坤又讀屯與蒙聽者已倦怠藏之袖間正色大言曰此紙上易不足講講三聖人易可乎於是倦者悚容益公離坐躡先生後而言曰今

日見子淵矣

周易遺論

近世學者常患無師友以講易然聖如孔子賢如孟揚或師弟子問答或著書立言傳道解惑無餘藴矣使吾徒生於其時親炙有數根器有限未必得如今日讀其全書之為深切著明也亦在乎潛心而已昔黄魯直嘗問文章之法於蘇以後缺



隱居通議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隱居通議卷四至七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于鼎

謄錄監生臣潘大武

隱居通議卷四

元 劉壎 撰

古賦一

總評

作器能銘登高能賦蓋文章家之極致然銘固難古賦尤難自班孟堅賦兩都左太冲賦三都皆偉贍鉅麗氣蓋一世往往組織傷氣骨辭華勝義味若涉大水其無

津厓是以浩博勝者也六朝諸賦又皆綺靡相勝吾無取焉耳至李泰伯賦長江黄魯直賦江西道院然後風骨蒼勁義理深長駕六朝軼班左足以名百世矣近代工古賦者殊少非少也以其難工故少也其有能是者不過異其音節而已而文意固庸庸也獨吾盱傅幼安自得深明春秋之學而餘事尤工古賦蓋其所習以山谷為宗故不惟音節激揚而風骨義味足追古作愚亦素喜山谷諸賦誦之甚習每與此先生會劇談至意氣

傾豁處此先生輒曰相與讀山谷賦可乎因振袂同聲朗誦激發覺沆瀣生齒頰間嗚呼文明之世有此真樂今無是矣蓋吾盱以詩名者黄希聲黄伯厚利履道趙漢宗諸人以古文名者張誠子劉信翁諸人而以古賦名者幼安一人而已今其年八十有三苦末疾多蹇步亂離間阻丈會闊踈因思此老疇昔談詞如雲山嗚谷應今則無復此奇士矣景定壬戌歲郡太守錢侯應孫招予與幼安客郡齋同游平遠臺幼安雄辨傾坐聽者

為竦其後交游諸公貴人間與幼安聚會之日常多而議論常合乃今思其人而不得見因追尋其所作古賦一二姑載於此以備遺忘且以示諸兒使知吾盰有此前輩又知古賦之精工者不得多云

秋花草蟲

徽宗皇帝萬幾餘暇戲御毫素間作花草蟲魚以示天縱多能之意李公甫侍郎得而藏之幼安為作秋花草蟲賦曰

惟仁風之遠暢兮舉萬物以咸遂彼動植之微類兮悉陶冶於一氣翩翩其飛森森其萃覃百年之雨露兮非期月之能致翹肖形於造化兮固妍醜而不齊跂行喙息與根荄芽甲兮皆不出於範圍天工妙於賦物兮又賦之於毫素抑造化之不遺物兮於筆端而咸覩笑朝披而夕落兮何暫榮而易落哀朝生而莫死兮豈歲寒之可託觀其墜翼爭怯螳策勛也壤九決去蝍息轉也膩粉雙舞蜨夢回也細要孤飛蠭衙罷也經緯錯陳蛛

能巧也封疆角立蝸方爭也碎金委地楚芳殘也碧玉倚籬甘蕉偃也秋色慘淡秋風蕭騷此數物猶能自保彼陽春之載敷宜羣物之並育何金行之淒厲尚鮮鮮其未戮嗟夫芴漭旻衍湛恩汪濊滲漉九有旁魄萬類斯靈臺之昆蟲而太和之行葦也有戚有哀物理則然雖生生之不窮而常慮肅殺之不免也恃其成而不戒其敗者必墮安其樂而不思其悴者終危因物化之若此悟人事之當知恨生世之不早闕微臣之箴規

味書閣

泉谷徐尚書鹿卿豐城人也嘗構閣以藏書名之曰味書閣幼安為之賦曰

山水明秀邑稱劍江於其中而擇勝建傑閣之巍昂黃蕭緑幕之閑牙籖玉軸之藏出則連車入則充梁是書也非有酸醎甘旨之可啖醲濫腯髓之可嘗也然而古今嗜之者飲則過於醪醴嚼則美於稻粱既咀其華又漱其芳或欣然而廢食雖終日而不忘以其怡神者有

黄嬭之目以其旨美者有雋永之題以其說心者舉芻豢以為比以其用之不竭者至謂五穀不能以庶幾是皆有得於書味而其淺深醇駁則未能一槪而周知書之類也百種千名言之立也異軌多岐隨吾所取往往而有至其合聖道之與否則如十指之難齊絺章繪句抽黄媲白味則美矣而不適於用譬之雞肋雖勤抉剔而不足以療飢老氏之清虚釋氏之超詣味則高矣而不協於極猶蝤蛑瑤柱食之爽口終不免動氣而嚬眉

中商刑名之學儀秦縱横之說味則奇矣而用之有害猶河魨野菌纔一下咽而腐腸裂胃之患已隨之矣惟中庸之誠魯論之孝弟大學之德孟子之仁義食之有益而無損咽之有信而無疑可以澤膚可以充腹終朝不食則枵然不知其所為正猶菽粟之甘太牢之肥仁人之所先得而古今之所同嗜君子所以哺其膏液而鮮能知之者所以為凡民之所歸也泉谷先生博極羣書屬饜正味立朝則奏對偉然出守而治行卓爾有大

人格君之業得君子愛人之義味書之效蓋已試矣雖然禹臯稽古未有經籍之傳良弼典學豈待文章之富而道貫百代功高千禩蓋旨不在語言妙多離于章句故默識者通融心潛者理悟儻專泥於荃蹏亦何得於魚兔泉谷先生義理厭飫之餘掩卷默坐之次願以此語為僕思之

麗譙

紹定中建昌朱守憲以嚴刻激營卒周戚陳寶之變朱

隕於兵里寓公聶善之侍郎子述撫定之未幾而城內火延燎郡廨民居幾盡時徐監丞琢來領郡事更㱕郡治而鼓角樓尤壯偉幼安為作麗譙賦以寓頌規辭旨精妙其序曰盱江以辛卯八月融風告災越明年伐材鳩工肇建郡治麗譙雄峙得制度豐約之中竊伏惟念立壺植矢而晝夜分鳴角伐鼓而昏昕定一郡耳目在焉非如登眺遠覽窮賞玩以自適者比昔魯作閟泮史形歌頌蓋以其所作上有補於國下有益於民也是以

序而賦之

環江山之佳麗兮有雄樓之突兀曾日月之幾何兮儷規範之崇崛新斯人之觀瞻兮鎮千里之寧謐羌孰紀而頌之兮抽秘思之杪忽於時牛犢帶佩螳螬斧鐩四野沸騰初息阻訌天跳地踔四起颸颩裸拏不穰樓觀為空晝繁華於一眣莽蕭條於四封幸天惠以仁侯提一郡以摩撫逮政通而人和汔無斁以無惡乃相巨材乃營故址乃命工師乃建定制儉不得陋宏不得侈稱

侯國之規宜邦君之治棼撩岋業檽檻堅緻晝滴漏於抗爽夜鳴鉦於虛敞角凌霜以騰音鼓逐風而震響豈非賓餞有法天時於焉正邪聽休有時郡政於焉修邪作止有候民事於焉節邪駕受有式兵籍於焉制邪東望則長川喧豗趨我城郭雲樹參差月波滉瀁南望則巨石峙立偉然下瞰狡魔蹲踞髽鬋攫啗西望則奇峰插天刺削巀嶭白露晨縈紅曦夕抹北望則超超九逵直走京畿郊原蒼莽亭驛紛披葢今之麥熟禾秀茫茫

布野昔之霜露荆棘而傷心者也今之上棟下宇暈飛鳥革昔之瓦礫糞壤而剴目者也登斯樓者亦有思乎巨宋細捎巍我穹隆屹若特立非夸其雄斲削磨礱黝堊縣赤舉以法故非侈其飾出入是門必肅必恭氷食葛製爰端汝躬反側陧杌化為春融則增秩賜金可以紀功出入是門俛怍仰愧囊帛匱金祇為私計四民失業五兵猶試則前車之覆厥鑑亦邇是用斟酌民言式警有位尚聽兹哉以福千里結尾數語辭嚴義正凛然

春秋衮斧之意讀之令人㦖惕

訓畬

千峯先生陳文定公寓居盱城作一堂名之曰訓畬幼安為之賦其序云提刑寶謨常卿千峯陳公書諗予曰子昔為泉谷徐公賦味書閣吾得其文讀之喜其旨深而辭暢也今吾治一堂置書數千卷扁曰訓畬子為我暢厥旨可乎僕乃復於公曰昌黎平生名節偉特如疏佛骨撫鎮州死生且不計於富貴何有誨子諸篇類皆

有羡於榮禄勉符一詩以經訓為菑畬是矣然究其三致意者不過公相皁隷之殊居第輿馬瑣細之事識者疑焉今公三登於朝再以直去咫尺禁從抗章固辭豈汲汲富貴歟公曰子弗聞乎賦詩斷章予取所求今夫義理之腴稻粱之甘似之學問之勤耕耨之力似之吾之命名是之取爾豈曰朝種夕獲為榮名利禄計邪僕曰旨哉乃援筆以賦其辭曰

惟溈潒之肇開兮風氣以異有龜龍之特出兮載籍由

起六七聖人隨時以制妙造化之機緘兮極上蟠而下際羌人事之萬端兮貫一理而在是易探消長之幾書紀帝王之治樂感其和禮别其劑詩具美刺之章春秋嚴襃貶之旨仁義道德之所從出而正脩平治之要皆由此其推也千峯陳公心醉六經學該百氏掇英取華既已發於事業見於議論以震一世矣相彼寓居巋然樓宇據高面勝開牖洞户挹盱水於襟懷納軍山於指顧草木之華滋葱蒨曉山之烟霏吞吐乃建庭階乃飾

屏著几席儼若籤度得所熟黄緗素之前陳緑幕黄簾之珍護名以百計卷以千數上則庶幾平棘清豐之儲下亦可與荆田亳祁而並騖豈無金匱石室汗青信史亦有炙轂雕龍百家諸子悉不見稱維經是主蓋指南設而東西不迷明鑑照而妍醜無誤合乎經者必盡心焉戾乎經者吾所不取此所以表羣經而摘訓畬以名斯堂也雖然吾嘗聞之矣明經取青紫其志固甚小教子勝贏金其諭亦已畢惟下帷發憤潛心大業正誼不

謀利明道不計功乃純儒之所為故義貴於集不可為宋人揠苗以助長仁在乎熟不可使五穀之不如荑稗規規然其守肯播肯穫之戒凛凛乎其畏不稼不穡之譏行無越思當如農夫之有畔播種而耰當識同然于此心之微謹無舂耕其邱有何時實栗之歎謹無豚蹄壺酒有穰穰滿家之祈嚅嚌道真涵泳聖厓如是則公相之尊輿馬之盛昌黎之所以望符者有所不暇計而義方之訓端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以士希賢以賢希聖

居公之堂讀公之書尚其勉旃聖賢同歸

以上數賦皆幼安所作見燕石藁盖其所著集也幼安本以箋表見知諸公間然四六殊不及賦筆景定中曾仲實侍郎起家為江西運使兼知隆興府會前宰相漕山謝公方叔寓居隆興謝公居相位時曾公實為宰屬曾公屬予通謝相啟予為之言曰請丞相府曾聞堂上之都俞佩太守符來問山中之安否曾公既到任大合樂以宴謝公幼安當為樂語有曰我某官今郡太守舊

宰府寮入政事堂得與聞於國論送夔龍集每親近於元台具後文會幼安笑曰吾文正同子意而子之語殊勝予也予笑曰先生古賦獨步當世是謂大手筆而與晚進校小技無乃畀乎幼安復大笑

懷皐

近世諸老多以文章名而工古賦者絶少惟千峯陳文定公與西園傅公友故亦喜作古賦有懷皐賦一篇獨清峭可愛其序曰次兄自號九皐中壽而歿作懷皐賦

哀之

有蹁躚兮羽族之倦戛長鳴兮間於九天恍形景之莫覩兮其去無邊杳雲氣之茫茫兮予哀怛然憶追随於林野兮真意之纒緜何倏忽以睽遠兮悄餘音之弗傳眇眇兮遵海戳魚龍兮駢百怪想翱翔兮周觀乎遠大顧山澗之泠泠兮尚舊游之如在胡不歸來兮使我心痗倚雲霄兮蓬萊之峯鏘環佩兮羣僊與同顧瞻下土兮厭埃塵之滇濛悵已忘兮前岡之松胡不下游兮舊

侶之與從蕭颯兮飈鳴乘秋清兮上青冥中扃耿耿兮
夢難成安得反魂之香兮挹氣貌之亭亭皎中夜兮兎
景杳何方兮樓處泠弱翎繞於枯柯兮墜寒葉於金井
安得故人之與偕兮使頑痾之蘇醒嗚呼噫嘻頭戢戢
兮皆兄弟曷不旁交而遠契數奇偶兮異短長焉用泥
遠而追亡惻予懷兮軫厥初形氣交值兮樂同涂食息
相待兮行止相需二體之爾我兮一氣之斂舒倏風烟
之滅沒兮逐野馬於中區彼悠悠以忘反兮此悄悄而

靡居雖然萬緣聚而必散一氣運而無窮往來離合悲懽華顇雖百千萬億變罔所底止未始離乎一域之中走胡走越何見而異宜兄宜弟匪私而同嗟逝水之洋洋兮逺莫可追扁舟大海兮豈曰無期寂寂之與赫赫兮共乘此化機睨而視之若逺兮焉不知朝莫之與隨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無不在兮豈予違滌靈襟兮寄聲詩若疇昔兮光無涯

浯谿

誠齋先生楊文節公萬里甞作古賦然其天才宏縱多欲出奇亦間有以文為戲者故不錄惟浯谿賦言唐明皇父子事體厥論甚當因錄其詞曰

予自二妃祠之下故人亭之旁招招漁舟薄游三湘風與水其俱順未一瞬而百里欵兩峯之際天儼離立而不倚其一怪怪奇奇蕭然若僊客之鑑清漪也其一蹇蹇諤諤毅然若忠臣之蹈鼎鑊也怪而問焉乃浯谿也蓋唐亭峙其南峿臺巋其北上則危石對立而欲落下

則清潭無底而正黑飛鳥過之不敢立迹予初勇於好奇乃疾趨而登之輓寒藤而坐足照衰容而下窺忽然心動毛髮森豎乃蹟故步還至水滸剝落讀碑忼慨弔古倦而坐於釣磯之上喟然歎曰惟彼中唐國已膏肓匹馬此方僅獲不亡觀其一過不父曰殺三庶其人紀有不斁矣乎曲江為籞中之扇雄狐為明堂之柱其邦經有不蠹矣乎水蝗稅民之畝馳堅椎民之髓其天人之心有不去矣乎雖微祿兒唐獨不覆厥緒哉觀馬嵬

之威挫渙七萃之欲離殪尤物以說焉僅平達於巴西
吁不危哉嗟乎齊則失矣而楚亦未為得也靈武之履
九五何其亟也宜忠臣之痛心寄春秋之二三策也雖
然天下之事不易於處而不難於議也使夫謝奉册於
高邑禀重巽於兩帝違人心以圖功犯衆怒而求濟天
下之士果肯欣然為明皇而致死哉蓋天厭不可以復
祈人潰不可以復支何哥舒之百萬不如李郭千百之
師摧而論之事可知矣且士大夫之捐軀以從吾君之

子者亦欲附龍鳳而攀日月踐台斗而盟帶礪也一復沚以耄荒則夫一呼萬旟者又安知其不掉臂也邪古語有之投機之會間不容䆊當是之時退則七廟之忽諸進則百世之揚觶嗟肅宗處此其實難嘗為之九思而未得其計也已而舟人告行秋日已宴太息登舟水駛如箭回瞻兩峯蒼茫而不見

誠齋此賦出意甚新殆為肅宗分疏者靈武輕舉貽笑後代其譏議千人一律而此賦獨能推究當時人情國

勢窮轉辨之犂然當於人心亦奇矣結語乃步驟後赤壁賦開户視之不見其處亦本唐人湘靈鼓瑟詩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中間有曰觀馬嵬之威挫漁七萃之欲離殪尤物以説焉僅乎達於巴西此四句形容絶妙

毀壁

近世騷學殆絶惟韓文公作羅池廟碑歌辭世以為有騷體又李太白詩云日慘慘兮雲冥冥猩猩嗁烟兮鬼

嘯兩世以為此兩語酷似至宋豫章公用功於騷甚深其所作亦甚似如毀壁一篇則其尤似者也朱文公為之序曰毀壁者豫章黄太史庭堅之所作也太史以能詩致大名而尤以楚辭自喜然以其有意於奇也太甚故論者以為不詩若也獨此篇為其女弟而作蓋歸而失愛於其姑死而猶不免於水火故其詞極悲哀而不暇於作為乃為賢於他語云其詞曰

毀壁兮擿珠執手兮問過愛憎兮萬世一軌居物之忌

兮故嘗以好而為禍羞桃莿兮飯汝有席兮不嬪汝坐歸來兮消摇釆芝英兮療飢淑善兮清明陽春兮玉氷畸於世兮天脱其纓愛繰人兮生冥冥棄汝陽侯兮遇汝曾不如生未可以去兮殆其離嬰衆雛羽翼兮故巢傾歸來兮消揺西江波浪何時平山涔涔兮猿鶴同社瀑垂天兮雷霆在下雲月為晝兮風雨為夜得意山川兮不可繪畫寂寥無朋兮去道如咫彼幽坎兮可謝歸來兮消摇增膠兮不聊此暇

此詞三章一章言其失愛於姑也二章言其死而不免於水火也三章言其死後山川寂寥也每章以歸來兮消搖句結之卒章疑有誤字公作此詞清悄而意悲愴每讀令人情思黯然

山中松醪

東坡賦山中松醪有曰遂從此而入海眇翻天之雲濤句語奇健可以見其胷次軒豁筆端浩渺也

隱居通議卷四